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六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跋

新刻五浮山人詩卷跋

歐陽永叔讀班氏藝文志暨唐四庫書目計其所列謂秦漢以來迄今其著書不傳磨滅散漶而不可稽較文之不足恃言之無能為久長也予曰亦賴有傳之者耳向使漢不志藝文

唐不為四庫藏書輯目亦焉知古人有著書若是者乎是故

司馬長卿無書黃憲不著書

相如傳長卿已死家無書黃憲然天祿閣外史明正嘉間吳人作

而世能誦長卿文至今思叔度者謂如子淵是豈千秋萬世前
可授以口後可接以耳哉以文傳德以文傳功亦以文傳文也
文之不能傳者衆矣吳江鈕鳧溪先生生明正嘉間隱于
湖與山人孫太初者為吟嘆游號五浮山人所著有五浮
山人詩今其詩泯矣其孫孝廉君曾于萬歷中刻其遺
稿而未甚著也四世孫斯來謀之顧子茂倫會茂倫撰明

詩乘遂以五浮山人詩當乘詩之一且輯諸記載評騭以引其簡嗟乎茂倫其傳之者乎世不乏以文傳文如茂倫者獨是前人幽光子孫揚之子固未能讀先世書然豈無先人遺集如山人詩可得當茂倫所傳者也聞斯來而媿可知已

史書巖猶奕堂詩跋

山居苦藿食嚼噓非時一行作吏便倉黃簿書口絕吟歎書巖尚能為四五七言詩耶雖然書巖有摯性為親

捧檄即迢遙祿養猶自抱歐陽閩人之恨故嘗發諸辭
而一時歐蟲貯穀軀人澤地而外潘枝陶柳皆獻歌也
心閒故政暇政暇故文富不猶爽乎游歌自安勝所用
心其謙之矣間嘗慕全齊之區謂一登泰岱下俯歷下
可瞰今所謂白雪樓者輒藿食不逮書巖雖視已所歷
猶爽然然既吏齊地則進此而翱翔六宇即一唱三歎
但呻吟黃金白雪之句亦豈有量哉

相溪外集跋

相溪叅公演法于湘湖之汜人共聽其法予初過而惜之法何庸演與暨公辭湘湖攜所著山居別記并古本大學一貫諸書丐予為叙予以公為不二門不宜立文字即立文字亦不宜遽及吾儒格致并聖門曾氏子一貫之學此與夫唱演教法更復有異而公且津津而不能已公嘗為儒矣少家于茗之相溪相溪文章為天下稱而一旦以兵革之後去家捨飾即就証無上菩提受寶壽師法則是公之為學其以繪而返於素非夫以素

繪者也夫以繪為素而欲其繪之不稍存焉得與則夫公之居不二而僅為演法其猶非公之心夫集本名寶壽外錄其名相溪予更之

韓燦璇璣圖跋

璇璣規運也方則扞矣自蕪蕙以錦方行世而五代迄今僅有偽為規圖以為西來所傳者燦復多其字數極盡其致然則燦其繼蕪而興者與蕪錦若干字得詩若干首以有扞未盡讀也燦圖若干字詩若干首讀而盡

之其字數繁簡讀句通塞則規簡矩繁規通矩塞理固
然者予嘗謂蕙不遇滔其遇滔也亦無不得志於滔則不能有
斯錦向使燦不遭詘抑雖鬼神實好事亦不能藉燦有
斯圖矣

何歸三贈遺草跋

唐人以詩制舉然流覽眺望贈寄簡答皆是物也文即
不然窮年矻矻雖獨居一室猶若有刮磨勘覈者伺其
旁况往來贈答何所用之嗟乎使杜陵必以省試體傳

而昌黎諸公必以禮部諸試文示之天下則三唐無文
久矣予讀歸三文自愧莫及即匪獨予也天下之人偶
見所作亦孰不三歎稱勿逮者蓋其為文譬則錢體成
圜鈎形作曲總心機之妙而形為蒸變以故置思若連
絲摘詞似繁露近之可代縞紵而遠之將託為英瑤金
錯之用文雖非詩有詩情焉今世為詩者必歸杜陵為
文者必歸昌黎而窮年矻矻乃不知昌黎杜陵之制舉
有如此者詩云將以遺遠道吾欲取之為歸三誦也

蕭雲集跋

蕭雲文類有道者也其為言神氣散上入理泓然不習于世亦不喜為世習世莫得而名之予聞蕭雲居吳門時曾問字于文文起先生之門一時名士若管園雪楊維斗輩皆後先爭雄今諸君久謝去而蕭雲猶棲遲人間布袍繩屣意興盡矣顧蕭雲少時曾以稗官家作齊諧小說盛行當時及其既而悔之盡捐棄夙習一變其風雲抵掌之技故其文孤高自行鮮有近者夫以譚天

滑稽自喜而至一進于蕭條閒澹游俠少年不事家生產轉而為置貯候時出物逐什一之利此其為利亦豈有過之者哉

陽坡詩跋

陽坡詩游覽居多焉似非詩勿游者亦其習也顧予游西湖無詩小至夜與陽坡集湖西幕陽坡刻燭授簡比之梁園之有鄒陽游非詩亦勿豪能者豈嘗域于習耶昔者戰國多游人擔簦伏軾而是時詩亡學士皆挾辯

以行然而孟軻孫卿道古稱先雖習辯勿習于辯焉陽坡汪文節公後兄弟舉進士陽坡者宣州治中勝地也

寄庵詩跋

道人無所住著跡世皆寄與張子生寄意同况其為詩乎故詩則寄之尤寄者也雖然道人啟不二門耻立文字雖曰寄不宜寄於詩何為拈五七字而吟之諷之曰子不觀草枝之寄於餅甌者乎徑寸枯菴陶范者不問也慧公詩不減休上人予向與之遇天衣今寓靈隱頃

讀其詩其為蹈丘山而汎江海者無盡也題曰寄庵然則慧公之所寄可知矣

陳老蓮詩跋

古有畫詩無題畫詩顏真卿贈張志和詩五首志和依其詩作人物舟楫烟波鳥魚以答之唐人謂李十郎詩畫人爭為畫是也元後多題畫者沈隱居另有題畫詩為一集老蓮畫多不題間有題者付之去亦無稿本姜綺季老蓮老友也與晨夕處遇有題輒記之久得若干

首稟為一卷老蓮見之喜而為之序自予選越詩付此
稿來今二十年矣老蓮死二十二年綺季與予各出游
亦不減十四五年友人有請刻老蓮詩者仍付之去世
但知老蓮畫不知其詩顧陸雖無詩亦傳况有詩乎惜
予與老蓮交晚見老蓮五年而老蓮死乃不及為詩令
老蓮畫之如志和也

姜价人文稿跋

歲九月與姜生渡江姜生出所製文稿請予弁首予視

之清空凜然一何與秋之為氣殆相似也憶予在暮春
修禊山陰與姜生詠歌朝夕致懽且樂也其文亦率多
是時所作今廩秋變衰登山臨水而文亦對之有寒色
予所為文大約多得之歲寒道路之餘他日起凍僵而
呵之匪風偃車或得變觀如春陽大道天下事豈可料
哉

朱叅藩文集跋

自古文章以專家名者大抵無所倚藉自樹樞構故亦

有門戶區分之論實則體雖殊而旨無二也昔人稱漢文如矩唐文如規大概或然嚮使詘賈晁為游覽自足記西山鈎鉅有餘而起昌黎柳州日備顧問安見不足疏積貯陳兵事哉介庵朱先生分藩吾郡于受事之暇間為詩歌其于古無所做而動與古合為文亦然予嘗誦之宛如日月之麗天而江河之行地燦乎其離也浩浩乎無所區畫而坎以達也浸令先生者日侍承明其因時論議當必與西京諸子爭課後先即不然著書天

祿石渠之間龍門扶風或轉為稷下而乃直指西北埋
輪東南登車攬轡與天下蒼生謀治安事是豈事功之
奇將與文章分位置哉夫事功文章倫不同而理同漢
魏與唐宋文不同而文之旨同先生以事功兼文章其
不為古文而自為古文亦曰兵事積貯姑待之以俟自
見耳夫先生豈于賈晁有歎耶

文社跋

文之有社以文社也而世之社者不以文鄴下冠蓋梁

苑讌集佚游已爾夫文社非古也國有六鄉鄉有五社所以興行也今易行誼為文章既已非古而况行誼而文章文章而佚游江河滔滔其有既乎然考之周禮司徒之職族師春秋祭酺書其孝弟婣睦與有文者夫文社雖非古然以族師敦社事而至以文藝與孝弟婣睦同類並舉則文雖非行猶興行也以之名社亦猶行古之道與里有以八子為社而字以文者予既繹其義而并記以言

秋吟跋

江園二子詩既行海內其一沈君則大遠先生之猶子也曩從冠山寺壁間讀先生詩時小阮已噪于人至是始嘆為先生家學相嬪有素詩雖小道不授受不工也則又嘆先生懷才于文章無所不備而猶自吝于行世今年秋乃輯其為詩固請予序予曰此即先生之志也王褒曰蟋蟀俟秋吟夫方春載陽不能以時鳴及乎秋而啁哳西堂聽者每自深惆悵之私焉先生以有用之

才乃不能乘時進為世用而秋而變衰當其時能無嗟
耶且先生授猶子以為詩而乃使猶子先行其詩豈非
有所俟耶秋嗟本二集今合行之月日某跋

西寺語錄跋

居石頭多年而不知其路滑者衆矣况復得不滑耶世
傳道林在西寺時王許決論嘗至相苦而道林從容解
之因得不屈今至公所居正西寺也至公語比之林公
天空爛然聚花而雨亦安有荀子元度之不可解者惜

世無王許諸子因不得不語然亦幸世無王許雖有語亦不致相苦如當日西寺時事然則予雖好辯聽師語一如聽無語語與嘿同并不知嘿石頭路不滑師曰滑予終謂不滑可也

北牕詩跋

避世而行歌與避曝同故蔣生為詩名北牕詩有所避也昔祖士少企脚北牕得天際真人之想蔣生非真好閑澹者予與蔣生交有年見蔣生時少知蔣生浪游人

間能睥睨一切王侯貴人宜假其未盡之才得馳書巴
蜀奏語南粵而兩未之見獨挾其窮巷寂寞莫咿嘵北牕
之什豈真違時寄志者與生平慕班仲升不專讀父兄
之書而乃徼馳驟之功以為名當此世而不急于馳驟
徘徊行歌寧為固母為超吾知其有所避已若夫詩之工
則新思幻眇紉繹清則外似簡刻而中懷融暢近世好
言詩當知之已

晚游詩跋

予訪梁溪錢徵君徵君亦訪友未還也其門有吳州程
燭者嘗往守其廬予過之見程生焉夫徵君訪友北行
去其廬凡若干年矣程生嘗往守不忍去則夫程生之
為人亦可知矣昔者吳州程棟者予友也予每思見之
暨予走瀨上亡名凡三過吳州不一留即或留曰我王
彥也是以卒不見是無論不見也第見亦卒不得道名
氏不知為何人而燭者棟猶子也今予得自道其名氏
顯然游于世而不見徵君也然而見徵君之弟子不見

棟然見棟猶子是一見程生而且見徵君并見棟也程
生年少負殊才嘗往來訪友所著詩滿筐篋今其來守
徵君廬自皖江也乃輯其近詩名皖游詩夫程生亦訪
友浮沈往來而其不忘徵君廬如此傳曰溫柔敦厚詩
教也又曰詩以尊性情夫不忘舊厚也夫厚性情也夫
厚有性情程生惟勿詩已耳詩可知矣

西河出游時大
敬指壁間王烈

名曰子名王彥字士方他日
天涯相問訊者王士方耳

馬生詩跋

詩者藝文之一體也。然能當于是鮮矣。三百篇無越風而漢魏以降。惟謝客傳詩至今。他無聞焉。馬生詩與謝客不類。而慷慨激昂磊磊多氣。其猶烏鳶採葢之遺乎。予避讎乞食。方思走莊浪嘉峪之間。鬱鬱不得達。馬生尊大人挾竒策歸河西軍。凡燉煌幕府開邊略地。必下馬草檄。而馬生以少年趨庭萬里。往來如平平。此在強有力者所難為。而馬生能之。則其為詩豈猶然尋常掇拾者乎。

梵公書輯跋

古今無相襲者不第書法也而書法亦然王不襲鍾鍾不襲中郎即王不襲王也蘭亭曹娥迥然已顏公家廟碑與麻姑壇恒山蹤蹟判絕即草書家若懷素上人幾見千文自序諸書有因仍者乎予嘗惜董宗伯書似不能轉變各出形模而合萬若一至其臨舊書又何強也夫鷹化為鳩不為鳩也樂人抵掌而效楚相又不似楚相也夫弦匏以不移成拙而染夏以失染見棄兩無得

馬臨清倪之煌曰昔無合手書宋人淳化帖贗成焉耳
不如考金石而集之為當予嘗疑其言今信之也梵公
輯近書而有合乎其旨也故于其輯成而記之于端

蘋書第三集跋

少年與元公讀書溪山草堂爾時元公便為詩予方習
和之未就也及甲申以後予乃廢舉子業稍效為呻吟
然恨不能與杜甫同時親見其為詩今又稍棄去矣而
元公方自示其所為詩且俾予叙然後知向時溪山讀

書之未易得也向不嘗為溪山吟耶泳魚于前池深林
鳥鳴當襟花初生碧草環橋之際每為嘽緩慢易之音
互相唱歌今茲所吟抑何噍于聲而殺于氣也杜甫好
言愁摹畫悱惻而元公以甫之詩為其詩予見元公親
見杜甫矣曰蘋書言寄如蘋也元公遠游與予同而為
文過之

周秋駕閩游咏跋

求詩于山水而不得也求山水于詩而得之得山水易

得詩難也求山水于詩而得山水求山水于山水而不得山水得詩難得山水又難也予故曰隴人生隴上不知所謂隴上曲也即征行者過之隴水流離覩之生悲顧欲求其記一辭而不得也夫世之見山水者多矣惟不得山水故終無詩然或有詩而人之見之反不得山水故終無詩然或有詩而人之見之反不得山水焉周子游閩還著閩游咏予見之得閩山水也而周子則先以得閩山水者得此詩不然極東南皆閩人也世之游

閩者又衆也

來式如易占跋

貧者賣漿值天涼讀書數十年而值亂離其情同也當
斯時欲覆漿而不可也然欲銜于市而又不得也故其
所言損損然不見條理蓋亦昧所去就矣然嘗見前人
有卜居者心煩情敝不得自決是以極盡辭說而後之
人讀其辭索其趣則其所去所就仍亦瞭然不失尺寸
式如當亂世避兵野祠而野祠之人有來占者為解說

與之占之以其占之為易解也名易占原其始由失所
去就替亂則肆言其生平所盡見人情物貌侷僑錯雜
而與裔裔焉而自世人觀之則吉凶得失其分明在言
辭間其以是為去就者之所歸從矣易占初成合百章
既成續二十八以六十有四推而偶備內外也自跋一
合一百二十有九時順治丙戌越二年始來示則曰跋
之已丑五月日跋

顧侍御合集跋

漢陽顧西巘先生言滿天下天下之推詩古文家者必推顧先生先生以其學進之蘭臺嘗冠豸冠按廣漢矣今又按吾浙白筆之外詩卷存焉予因較之轍轍者先生之涉園集耶檣書耶滄然以深者山中吟耶矇然者以寫耶營營而後平既戒草耶撥金伐草莪莪然應制矣其燕臺手鈔耶揮絃于浮山橫水之間其清涇然先生探梅耶愛以健鵝城詠耶燭燭乎承明之庭內徵草耶諭印笮以華文驅碧雞之膠膠則入蜀詩出蜀詩耶

宮閨省闈山亭驛店搜殘掇賸錄遺耶喟然曰嗟乎吾
今而乃知顧先生也先生襟懷若白雪峨眉蕭疎而意
氣之發蜀江春水流瀰四來雖簪筆臺端鋪張宏象而
殷勤補獻之思勿釋焉故其遇于物如條風之瀏瀏于
青蘋而放乎海谷觸物感會宏且多也古之論詩者莫
如舜之告后夔其曰詩言志則性情者也曰歌永言則
聲與調與氣與格也今之言性情者每遺氣與調與格
而言格與調者則曰性情刁嘹耳先生豈其然耶昔有

以雍州參軍為侍御史者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
龍先生以武夔之職繼夔稱詩嗟乎盛哉先生謂予曰
不可居吾部而不一叙吾全詩也因重為之跋月日某
跋

嚴中丞集跋

天下無名山水而不奇者也且無神物不奇者顧亦無
大文章不奇故山奇于華水奇于河人奇于神禹文章
奇于墳典以下然以奇構奇則奇益生如神禹導山水

作金簡玉字是也中丞襄之奇士也少有奇行聞其撫
贛南也有奇蹟今既歸東陵又復有奇節懷奇如是故
遘奇山水遇奇人而奇文生焉古云奇文共忻賞又云
語不驚人不肯休則夫奇文者忻在是驚亦在是中丞
之文得毋同我者見之而賞異我者即見之而驚乎而
遇賞勿加喜受驚勿加恐則中丞之為人也集列人
作文誤少
時讀漢中記記鴻都坂之奇謂峻崿千重躡萬尋之壁
既已拔峰而登矣私意當必超隴過華而復瞻前嶺即

又倍過之是真能言奇者吾讀中丞集而有懷是言

修柏葉橋募薄跋

春秋傳曰水涸而成橋王政也而釋氏以修橋為八福田之一故宋蔡忠惠造萬安渡橋矜為奇功而其間勒石記名即浮屠與焉下此可知已崇仁之有栢葉橋舊也南自豐淦北達閩粵以梯以杓而乃建于昔而隳于今輜車躊躇褰裳不前夫使龜鼉不能架而烏鵲飛飛啣尾而無用則雖周穆不足以涉荆而天孫至巧其技

安施此釋氏之子所為顧斯橋而憂從生與夫釋氏之
所以異於吾儒者亦徒以禍福之說有殊焉耳夫禍福
無恒而釋氏徼福于未然儒者見禍于已然是無論除
道成橋在先王之政固然而即以福田之說推之吾未
見坦坦之非福而傾偃之反為福也况往來車徒繩牽
木負利害甚析而瀕于害而不瀕于利古先王福善禍
淫之說倘行于時吾必以是為溢禍之渚池也已崇仁
縣令儒者也好言王道栢葉之修今實為政焉故于叙

募簿而為之告之世之養福者共傳此文

重修鎮潢橋跋

光州兩城跨潢而北南貫以石橋曰鎮潢蓋隘津也戊申之夏淮西水災潢河隘而馳橋壞于水先是橋本比舟竿以濟名為浮橋費繁而濟緩且不測也有明萬厯年間守是州者始更為甃石而今茲之壞守州者實咨之夫兩城之有藉于斯橋久矣民以城為蔽城以橋為貫而橋傾城隔筋骸不通且古王不嘗云設險乎前者

流寇之來實合兩城為守禦恃以無恐今未雨勿戒而
烽臺相望臨河而岐萬一廢弛未復遇一旦有梗倉皇
瞻顧何以濟之此非秦皇所能鞭而公孫所得據也第
昔之守州者創之于豐豫之年而今之守州者將恢之
甯荒之際則修艱于造斯亦攻築者所宜念耳守既捐
俸倡而監州以下暨紳士助之於是載簿書將以記事
而屬予以跋跋如右

任王補詩集跋

王備有三絕詩一書一其一則鈇摩之技也能扼三寸鐵畫石作八體書勢精良而結捷雖李程以下莫過焉然而王備往匿其所能自甲申後間示書法莫見其所為詩者而至于鈇摩之技則折鐵誣指而閔不傳予從臨川還王備忽貽詩屬序予得之喜曰此又一絕乎及予繙較則見有所為漫憶者出游詩也其詩多得之荆山笠澤之間以憶而得之故名憶有所為愁吟者東園詩也王備居東園幽愁憂思積晨夕所感而鬱為吟則

名愁吟今而後吾始知王甫之不欲見其絕有以也予
出游無詩暨還舊廬其愁有過于王甫者王甫東園在
郭東去予廬百步爾其半在野垣之隕于耕者久矣中
有陂塘襟花覆楹間予倘久處此當日從咏吟其中王
甫肯盡示其技乎吾將買一石使書是文鏤之摩之以
與是詩而三焉

浦東詩跋

嘗讀唐人選唐詩自極玄又玄以外私歎今人稱李杜

以為極則而唐不爾也唐人且不必神景與開大也然則世之必神景開大必李杜也愧矣浦東全君之為詩也為唐詩者也為唐詩而不必為神景開大之詩故其詩清而遠雋永而多致有似于極玄又玄之為詩焉雖然極玄又玄之為詩則中晚人之為詩也中晚之為詩夫是故遠乎神景遠乎開大也夫中晚為詩而遂遠乎神景開大則生乎中晚千百年後而必為神景為開大也愧矣

建大悲閣募跋

佛家以乞物為行惠之功故以物予物而物無不利向使如來挂偏袒不施一錢欲以建祇洹精舍開利生之門不其難哉吳淞庭栢渡昏江來年已六十矣生平弘願祇期建大悲閣禮懺其中而遲久不就因丐予一言以為善信勸予思大悲懺者乞福并乞慧也合檀那之金錢而各報之以福慧雖愚且貧宜無不踊躍恐後者况以富益富以智益智人但知乞物而不知物之有乞

于大悲吾未見有求而不應者也而况所求止金錢也哉不然庭柏年已老縱得建閣其為居幾何而謂庭柏為利已而為之乎是何所見之不慧與

書何氏冊子自跋

予不善書然似善書者以予能言古之為書者也且識今之以書名者癸巳寓何氏何氏自銘索予書乃復出佳紙良墨且索且壽予曰使以予之書為堪此者也章仲將曰得伯英筆得臣墨又得臣手始可大龍蛇而細

蠅螿予則無以手也使以壽予書蘓子瞻猶謂魯直不良不工書而得人之精紙良墨以藏錦袋必攫取之況予予乎予其舍予書而貸今之善書者以償其謂之何曰雖然其跋之予曰予方舍予書而又俾予書之雖然予懼夫他人書之而有類于洮之與汰之也遂書

周雪山集跋

夫登高山者穹隆輻葛上之而慄一何其艱而及其習也遂遂然以御風行俯眎岵岵猶波濤之洄渡于平地

者也覺其澌洽不覺其岨崕習夷者忘庠習高者忘危而已周子雪山為古文辭率攢藂磧砢一顧萬里雖捫地欲就而雲闕在望頓絕凌歷乃三休倒景驟接夷曠浩然若長風之信行羽翼之生肘遂遂然其為文雖自闢其境而盲左以下腐史以上時時就之左撫屹崒右絕瀕湧此譬之登天台者冥觀萬象同體于自然昔人云皎皎之子自獨立雪山之謂乎予夙慕天台雖相去止三四百里然未嘗一登故亦不欲言天台之奇及讀

孫興公賦知興公作永嘉守時初亦未嘗登台也圖台狀而為之賦台予然後嘆曰倘世人之知天台無過予者方予至海陵時未見雪山也雖相去止六七百里究未嘗一過然讀雪山集則又嘆曰倘夫人之知雪山亦無過予者故人或詢雪山何似予必曰幽迴冥奧似荒忽不可近故興公亦云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然而釋域中之戀暢超然之情既契誠于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天台雖竒不同體自然矣哉此則予之知雪山

者也

王石庵墨園小草跋

苧蘿佳山水居其地者率能比詞儷句咏吟自娛石庵其一也石庵與予友來北沙游北沙嘗指苧蘿謂此叢塊者幽鮮競爽如石庵詩今讀墨園草北沙豈欺予哉作者滿天下源流蕩然能循流溯源雖涓滴未絕而不壅于波瀾石庵之以微而見之于其著也小草歎文耳就其歎而極觀之苧蘿其繇繇之網矣

采山堂古樂府跋

魏後擬漢鏡歌者皆易其義類更其詞轉變其音聲所
仍者獨名耳今則襲其義而比其文短長而撫之故迄
今無樂府即有之以古樂府為樂府無樂府焉夫詩為
樂心聲為樂體達心者君子也徵聲為工故苟能達心
則言之而促而舒皆能成聲必曰平陂有度三七有節
是曲于阿工而反棄置吾達心之辭使漢唐以後樂府
一變而為填詞不可嘒乎且夫樂府之變為填詞也猶

曰此變者也今直稱樂府仍填詞焉樂錄云鏡歌數曲
其文相襍不復可分也今必并其襍而故擬之向使晉
人札牘必如今板碣之所摩則此以札徃彼必不解此
猶然結繩之世也夫樂府本于騷騷本于詩詩之義情
阿曲而文昭晷蓋必有所遇于中而假以達之故其旨
長其辭礫砢播之聲而聲成焉漢工能歌長短魏工不
能歌三與七乎采山沈舍人所居名也舍人為樂府與
予說有契也故於其屬予跋也跋之

楊童子稿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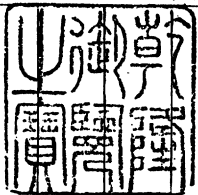
維則以童子隨二親遊四方其嚴親好結客車裝所稅
即戶屨滿焉而其慈親則又以書畫歌詠應購不給微
論童子失學幼未入塾繼不接于序即欲于都亭稍間
紆徐執經而不可得也乃童子為詩駢娟好麗有慈親
風而又時發其年少爭上之氣趨趨雋勇間為賦為七
為歌辭為記為序隨所抒弄皆成章焉夫古無不學而
能者而童子實能之童子其夙悟者乎漢曹世叔妻隨

其子較為陳留長因賦東征而其子之文至今不著今童子之母即黃皆令也皆令能文童子又能文見之者謂童子過陳留長矣夫以童子之才未嘗學問但加以年歲即以其文章詠歌遨遊四方宜無不足以自見彼四方之人習見童子未嘗攻苦為誦讀率能以文章家名世世固有純任天質而可以有成者質之不可以自棄如是也而況乎學之也

九蓮山彌陀寺募造佛像疏跋

金刹者佛之所居也是故五金布而像教生焉嚮使青蓮下承藻井啣之而中無華鬘之形容得乎山陰天樂鄉舊有九蓮山彌陀古寺中湮者久矣一聞師起而恢其刹紺宮梵殿鐘鼓鈴鐸重尋故常而如來之像闕如爰復為募之或曰佛豈在像耶且何處非佛而必于是予曰否昔西竺佛生身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故後漢明帝夢金人丈六者飛至殿庭而然後迎佛則夫佛之入中國本以像也此如日在天然天下何地非日之所照

而人構宮室必穿戶鑿牖使各得其光以為吾室中之
日如是且夫人有日見日而若不見有日者豈其目則
不可見哉亦曰生乎心者觸乎目見固不在目也夫生
于心而可觸乎目則觸乎目而不愈生于心乎一聞行
僧也其專心像教似亦可信且其侶靜修與子游故乞
予言之若九蓮山山川之美羣山萬壑必有弘忍鏡臺
生乎其間倘能略其跡而見其心乎則吾何必執像教
以教之矣



西河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_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六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後

書張司獄卷冊子後

沈舍人請作

古者敬獄周公曰其不誤于庶獄不重乎顧重獄者謂夫都官作士明刑司法可為平亭簡閱焉耳至司獄眇矣職圜扉啟閉灾瘦死生以逮復輿榜掠之數日譏而月較

之平反不可啟占而參豫之不可然且世重焉者豈非以獄吏之尊其勢易虐也哉然則欲其不誤難矣江寧張司獄世傳其有隱德自方侍御吳學士魏督學季司諫以下皆藉其給事御史臺時多所周旋侍御學士皆為文記之予至江寧江寧人云康熙辛亥江寧郡災勢已延獄君料囚無死法者釋之令歸鑄死囚如干呼與坐共飲身具衣冠把酒望火嘆曰嗟矣釋囚死火囚亦死寧釋之勿火也死法死火亦死寧火之勿法也既而火滅君與死囚俱不

死而前釋之者不可還矣于是復詣獄檢舉請死于法自卯逮酉所釋囚穰穰先後奔至且有中道返不至家者及料之少一人則其為君獄訟臺者也君曰公等何為矣豈吾釋公等時中其心耶皆叩頭曰非也方君之釋之也雖好生耶詎無臨難懼變之情為之先乎且囚東西走耳假使以釋去之故偶然動心縱或來歸寧能一一約無遺哉夫吾等之所以如此者誠不忍公之生平哀矜惻怛一旦且為我死也君曰善張君彙贈言為

册子索子書遂書之且告世之典獄者

書任叔連遺墨後

此叔連君遺墨也幼時聞叔連名以生晚不及陪几席
言笑聞其書法最精亦不及見康熙癸丑予還舊廬其
猶子青巖君拾其遺墨數番則平時所書南華兩篇及
試芥一歌皆取閩中竹楮任意抄錄書法清真具有氣
韻而藏穎身中運神象表似乎倣元常而進王氏者真
楷書之雄矣昔人評字學謂金注不如瓦注散手振刷

矜卓都盡故偶然標寫生平蘊奧藉之流形意不在書也顧青巖謂予云南華本全抄遺軼流散僅得是番則其勤績于書法又若此唐武后向王方慶家索王氏遺蹟方慶以九代三從伯祖諸書紙進之青巖可以觀矣

毛姓記

任氏家藏劉誠意札記卷子書後

予從澹生孝廉觀其所藏先人元禮公與故明劉誠意往來寓復并誠意投贈卷子深歎元禮公以處士被元

明諸路辟召掉臂不出矯然超于物乃獨偕天下豪俊
一時應運從龍之彥周旋起居意氣鎮密此其聲實必
有大超于倫類在也抑又歎前人所貽後人守之為不
易而是家獨完葆之甚善迄觀青嵩所藏卷則益驗元
公之賢與後人之能世守均可念矣卷列青田札記及
學士蘓伯衡助教張經諸跋按其語微與史忤似青田
當至正癸巳本以行軍叅謀應江浙行省左丞特哩特
穆爾之辟征海喪師遂自投効奉其太夫人避越止元

禮廬是札其既去之謝也又一札有奉別兩載山寇漸平諸語則又在至正丙申青田復受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之聘諭其鄉青田遂昌縉雲諸寇遲久未效而是年樞密諸使將加之兵故云云則意古來命世者當未遇時其初無一定而與物浮沈若此况乎以庸才而當季世之艱難者乎然則時未可為而責處者以有為不可也聞任氏尚藏山堂記稿今青田集所載蕭山任氏山堂記是也又有送元禮東歸序稿似從龍後招元禮

京師將予之官而元禮復掉臂歸其卷有高啟王偉諸
公送詩予鄉時曾見之至乎畫長江風雨圖題其端以
贈元禮則予未見也名家卷軸守有三難兵革燥濕擗
撫不預一友朋愛好傳觀漫漶二彼我分拆漸至零落
三以前二難則任氏所知也至于三難則一家數藏恐
或不免為語孝廉其亦合併而傳于勿替可矣同里後
學毛姓謹記

書朱指庵詩集後

指庵故詩豪其言褻詡調笑懷人慰藉遇酒徒晝夜
飲為憤奮不羈之詞難禽啁喞乎其前市井譚謔乎其
側賓從指斥侍姬婉孌中感外觸咸能調其語字而飾
以音聲夫如是雖欲不稱為詩豪不得矣或曰指庵非
豪也指庵故丞相後世嬗華麗一旦以離亂之故遭逢
困頓其慷慨任達辭旨縱誕較有似于豪焉者當其情
深渺彌一往而遙憂思哀悲急不得解他人當之木然
不仁獨為心通乎詞思隱乎句為詩詩深為詞詞哀嗟

乎指庵豈豪人已哉論詩者謂內有意外有象論文者
曰情深而文明情思所至文采煥發賈子吊屈平鬱為
文章不事瑣飾王叔師擬楚人調揚雄作反騷無所于
懷徒文焉耳指庵幾有是乎指庵念姜綺季客大同從
里門策馬浮渡河訪之值綺季從大同來過之澗池綺
季故將還轅已南也復却之反走過大同兩人者豪飲
于定襄雁門之間晝夜不已閱十旬日始返以此誦其
詩詩可知矣

梅市倡和詩抄稿書後

梅市倡和詩抄稿者閨秀黃皆令女君所抄稿也皆令
自梅市還歸明湖過予室人阿何于城東里居其外人
楊子命予選皆令詩而別錄皆令與梅市所倡和者為
一集因有斯稿蓋順治十五年也既而李子兼汝已刻
梅市倡和詩復命予序則此稿遂不取去遺麓中久矣
康熙己酉予暫還城東里居偶揀廢麓則斯稿在焉距
向遺此稿時約若干年皆令女君已亡于京師也兼汝

與梅市祁子奕喜又同時戍塞外子亦棄家去不復得
至梅市而其稿中所列如胡夫人已物故其為詩最工
若修媽者為王子舍人內君聞死前歲以視向序此稿
時若何矣陳何知狀

書來度詩後

不幸丁亂離委棄年歲有若骨餘不知春陽之在道也
如彼窮嫠坐深閨者朝暮組紕日覺衣重及見乳燕飛
而後心驚則已暮矣來子之情毋乃類是故徃多慷慨

其言詞錯見無緒雖良辰勝游高朋快會笑語之頃其
愁若有餘者雖然來子有大節其大兄為國死予曾讀
其臨刑詩而私為傷之今來子辱交善也來子天下士
其為人流離感情其撫時傷逝外更有壯烈某月日

書李匡詩後

李子詩似李賀人謂之小李賀然賀勿似也賀鑿多恒
理不喜用事而李子反之李子遂異賀李子嘗自言曰
作詩時似有物入其室者雖長夏白日亦若霜雪撲落

傳屋柱間故其詩陰峭多儉氣雖使事亦不覺嘗怪鍾
記室云若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
似乎使事者悉中才所為然其中自有善敗不可同也
李子自言曰予非好使事也予第厭世作者雖募兒歎
腹亦皆抱東野意氣為此言庶幾近之

書張司空傳後

予既應張君請作張司空傳凡有互異已為叅擇文獻
不足存其可徵復恐見者之不量也且予所謂慎言餘

者復據其所見漫書若左公初為刑部郎時隆平無嗣
有爭襲而賄逆瑾者公拒不許暨正德戊辰出守興化
瑾又欲奪戴君妻而妻以弟之女也公復拒之遂誣以
他事罷歸此郡縣志傳同一辭者及覈公歸狀則仍撫
隆平一事無他事也瑾以正德丙寅改元始入司禮擅
大奸而誅于庚午裁五年耳隆平事在弘治乙丑時瑾
尚未橫故第啣公不得發而頗發于此此猶民部覆李
東陽疏但及糧餉而瑾擣旨忽并責韓文謝遷一例耳

至為江西左藩與逆濠相忤史載數事皆與行狀志傳
參差互見獨創陽春書院于城東南隅歷天子氣則在
八年癸酉四月而公以八年七月始自南雄守遷江西
右藩此時公未至江西也年譜既列其事而費文憲為
行狀復不審覈有曰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創陽春書
院以招逆黨奪官池以賂謀主公皆拒之則誤矣丙子
秋公出自棘闈濠遣承饋四菓公啟視之則棗梨薑
芥也公曰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此史載甚明而其家

傳則又曰濠謀害公其妃婁氏者憂之饋公夫人戴以
四菓蓋隱令公去也此稍齟齬然未審孰是至公去任
則史載暨郡縣志諸傳皆曰濠懼妨已賂陞南京光祿
卿以遠之則大不然公屢考第一至為江西右藩時期
年之間朝廷復加之旌異遣使勞問此已非望及其轉
左再考第一且賜宴首班先諸方面則超遷決矣濠始
大懼恐要摧妨已然後賂錢寧囑吏部遷南京光祿卿
散地以抑之此因公已居上考當大用勢已無可奈何

故賂置閒散耳此亦揮戈之挽矣豈有惡其人而反賂之使陞之理不然濠所拂意者如胡世寧范輅輩若何摧排而此獨賄之陞耶若其進副都巡撫保定與彬寧相抗復罷去及彬寧伏誅然後復起公右都總督兩廣則公之再起實由彬寧伏誅故也而行狀則專記南京巡江都憲劉玉疏薦而不及彬寧之誅其他志傳則記誅彬寧而仍及疏薦按劉玉之疏在己卯歲公之起官在辛巳歲此正彬寧伏誅歲也中間相距亦已三年是

已卯一疏武宗漫不之省而傳者必以是為起官之由此何也若公任兩廣則勦上思州土官黃鏐時公密疏田州太守岑猛之惡猛聞大慙遂日伺公隙思中之及猛叛伏誅兵部疏公功特賜銀幣已推公總制三邊而公頓致仕則猛黨之潛入之矣且以公功德不秉樞要以公爵望不賜易名此皆有說則猛黨行間正公事興廢一關鍵也而記傳未之詳載及考史料重地開府大臣表序云正德中韓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于梧

州開設總府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為提督至隆慶四年
詔改復總督兩廣則公在正德辛巳夏起都察院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許便宜行事此在十一
年以後者家乘既多未覈而儼名為史復後先謬戾而
無可據則又何也至公知上饒六年而行狀縣志皆稱
三年公以三十三歲知上饒而行狀稱己酉為三十二
歲公以丁亥允致仕而年譜稱七十歲乞休不允此又
謬戾之已甚者世無信史誰與闕文吾作司空傳而有

感于後之記事者也因書之已酉書

越絕書書後

越絕春秋亡名氏書也辭文高上紀志荒衍近先秦間所為文自篇首隱其所為人而故為推求以為子貢作又以為伍胥作故自漢迄今皆莫得所為人焉嘗讀末篇篇中皆隱語有云紀陳厥說畧有其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塋其疆蓋會稽素康者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

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其屬辭者蓋同邑吳平者也昔
王充有云會稽吳君高又有云君高之越紐錄則豈君
高者平字也越紐故越絕也則前人亦偶有指平者矣
逮明楊慎跋其書推袁吳名矜為獨得蓋自漢迄今貿
貿者且千餘年于茲矣徐受之注吳越春秋前後引據
反覆于是書猶且猶豫必得升庵始解之誠亦甚怪然
升庵猶未審似于其中文未遍觀也升庵云東漢之末
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作離合詩以隱辭

見郡氏而魏伯陽作叅同契亦隱其名是必其人與同時者抑知其末篇則明云句踐以來至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又記吳地傳云句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東漢初書也而以為東漢之末猶近鹵略因持補出之

三輔黃圖書後

三輔黃圖不知何人作者書家多引之為據嘗讀漢書至元帝紀稱元帝好度曲被歌聲私嘆曰是天子者而有技

若此漢之哀于元成間也信也及觀三輔黃圖則且曰
宣帝亦能度曲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
嘗于此度曲是故名則又私嘆曰元帝之技宣實啟之
漢之昭宣間極盛矣其天子皆有技若梁陳五代時豈
漢之衰不在哀平而在元成抑又在昭與宣也則又恨
漢書不詳宣帝紀載宣帝能度曲事班史多缺失失史
官體一言而漢數世君臣書史俱有闕及又讀漢書然
後知黃圖之說之謬也漢書東方朔傳有云武帝嘗從

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矣則又云長楊五柞蒨陽宣曲
尤幸矣且又有長水宣曲校尉在百官表矣不幸而宣
曲二字偶合于孝宣之謚求其曲而不得則私曰元帝
曾度曲豈其有技也而宣實啟之遂以漢先世所建之
宮室而加之後人以子技而上之父以二字之私而遂
誣古君臣書史父子數世之惑嗚呼讀書者可不慎也

三輔黃圖書後二

予既書三輔黃圖宣曲宮事以示凡著書者以一二字

而重誣古人者不可為著書者不可不做讀書者宜益慎不可以不有所辨故既已書之而黃圖之誤不勝書也予嘗為客道而客不信也乃復舉一馬客嘗曰細柳營何在也今按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于細柳是也若然則是以長安西北之細柳觀為細柳營矣予嘗聞之漢有三細柳在長安西而兩在西北一在西南其在西北者則細柳觀與細柳倉也其在西南者則細柳營而與西北之

細柳觀實異地焉嘗攷細柳觀即古徼也在長安西北
即所謂渭水北者而細柳倉在古徼西獨細柳營者名
柳市在長安西南漢書漢文紀顏師古註與張揖註同
皆云在昆明南而昆明則長安西南也西南之不可得
同于西北亦明矣且夫上林賦不有云登龍臺掩細柳
乎此則細柳觀與細柳倉也此西北之細柳也西京賦
云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此西南之細柳也此細柳營也
嘗讀漢書矣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

棘門灞上夫曰長安西細柳耳復曰渭北之棘門灞上
向使細柳仍在渭北則細柳固與棘門灞上軍並軍也
漢書何得以渭北別之棘門灞上得並于渭北之細柳
觀與細柳倉而亞夫之細柳必不得並于棘門灞上亦
可知矣天下讀書者如客之求細柳營者不少書之註
細柳營者不獨黃圖使不讀漢書皆疑漢是時長安西
南何以獨無軍有以議漢世用兵之不詳也又書之

三輔黃圖書後三

天下有事本纖微說之似無關大體其說之是與否抑不足當論世之一得而好古者每顧之而不忍釋則無如黃圖矣予辯黃圖再而客復請進以為書之是與否非三復不足定也且夫人著書垂千百年而欲以一言而非其書非偶然也三輔黃圖云建章有神明臺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魏文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曰此又非也按漢晉春秋曰明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此魏明帝事也故魏略

亦云明帝景初元年徙漢長安諸銅人至灊城遂留之而唐李賀作金銅仙人辭漢歌其叙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取長安捧露盤并仙人載之灊壘仙人臨載乃潛潛淚下夫魏明帝始徙漢銅盤矣魏文馬得先徙之乎客曰予今而知子言之不足徵也子亦知漢有兩銅盤乎曰然昔者漢宮有兩銅盤一在建章神明臺按廟記曰神明臺有銅仙人舒掌以承雲表之露此即明帝所徙盤也一在甘泉通天臺班固漢武故事云築通天臺于

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有承露盤仙人舒掌擎玉杯以承露元鳳間一旦無故自毀榱桷悉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夫惟建章銅盤始得傳之魏而為魏明所徙也若甘泉銅盤則在漢時已亡也夫魏明徙其一漢時已亡其一而謂魏文徙銅盤是三盤也客曰然則魏文不嘗徙銅人乎曰魏文固嘗徙銅人也何也昔者長安所徙者一則始皇銅人也一則漢武銅盤一銅馬物也應劭稱漢明徙長安銅馬物置西門外此銅

馬物也魏略稱明帝徙長安銅人至灊城留之此漢武
銅水經注注灊水云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
不可致遂留灊城秦銅人也夫魏文徙秦銅人矣而徒
謂是銅人乎則徙之乎曰殆非也今夫魏文之徙金狄
秦金狄也然而水經注亦曰魏明徙金狄夫金狄可兩
徙銅盤獨不得兩徙乎曰魏明徙金狄非秦金狄也金
狄焉得兩徙乎夫魏明之徙金狄即魏明之徙銅盤也
金狄而銅人混名也曰然則何以知魏明之必不徙金

狄也曰以金狄之數知之昔者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
二見于臨洮因作十二金人像之坐朝宮前此金狄也
然而漢之董卓已毀其九人作錢其得留之及魏者祇
三人耳然而其三人者魏文欲盡徙洛陽以重故留之
灞城此魏文事也故曰魏文徙金狄若夫後趙石虎復
遷二人還長安毀作錢而以一人沉陝城河中則又後
乎魏明之為也然而十二金人之為數則固已盡也故
夫金狄之為所徙者概可知也假使魏文徙三人而魏

明復得徒一人是十三人也

書歐陽永叔秋聲賦後

歐陽子作秋聲賦中情悽愴感與時興貧士夜讀之則
飲泣旅婦朝歌之則謝去歐陽子得意文也客曰是文
特未善理其辭似乎賦秋風者予初疑其言既得其說
似有當因記之其言曰曾讀風賦與是賦同可指計者
風賦云飄忽溟滂激揚燥怒則所云浙瀝蕭颯奔騰砰
湃者也風賦云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則所云

波濤夜驚風雨驟至者也風賦云送夕鼓而傳音埽晨
鐘而付響則所云鏜鏜錚錚金鐵皆鳴者也風賦云惜
悽慄清涼增欬眩眩雷聲迴穴錯運則所云淒淒切
切呼號奮發者也風賦云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
逐類鉅鹿之戰似昆陽之役則所云赴敵之兵銜枚疾
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者也風賦云飄玉蘂之
濃草零圭葉于哀桐捎桂樹之間獵芙蓉之精離蕙草
披秦蘅則所云薑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

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者也凡其所言無一非賦
風者而以為賦秋聲則謬甚也且夫言聲者不必其果
有所聽也亦不必彼之砰磅錚鎗之果有以入吾耳也
故凡言秋聲則白日微薄涼夜遙永徘徊閒庭展轉華
省皆能有聲如必哀鴻晨鳴鷓鴣雞夜咏梧桐蕭條感粟
啣哽然後舉耳聽之斯已晚矣譬之望登高者向而指
若得其笑言故未聞其響也尊者目動而舉頤蓑然得
其所使然未嘗使也縣琴者嘗有清泠之音畜利刃者

若吼夫聽瀑于廬山之顛既去而神色不定猶碌碌而
心徬徨斯其時則已遠矣聞雁鳴者既滅沒而猶在于
耳所云有聲者無聲之止無聲者有聲之始此貴乎賦
聲也且夫聲之所在無往不得噓咻喻叶隨物而起故
賦秋聲者即如劉夢得所云驚綺䟽之曉吹墮碧砌之
涼月動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是亦聲矣吾意歐
陽子所居不在山必在水不在問閭必在田野外有籬
落內有井榦床壁機杼餅壘筐蠃蟻蝻畜牧淪淪如也

獨曰聲在樹間非風而何

書圖繪寶鑑後

圖繪寶鑑合四卷元吳興夏文彥著文彥字士良即雲間義門夏氏蓋其先吳興人也其書譜列代能畫名自前古迄元固無所裨于問學而說者備焉昔王弼州撰陶九仍傳云又籍古之善書畫者而紀之曰書史會要曰圖繪寶鑑嘗疑是書固陶九仍著者然考孫作所撰南村先生本傳有云其所著書時所傳說郭一百卷輟

畊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曾無圖繪
寶鑑之目蓋嘗簡是書所叙則楊君維楨叙也叙云吳
興夏氏集是書成介其友天台陶君九仍持之示余則
是書固夏氏所作而曾介九仍以乞楊為一叙之弇州
不識是書與九仍展轉而不考夏氏遂為九仍所著書
也事不深考誣所從來乃無作者久矣且夫為人傳抑
不可以無實錄丁未書

西河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六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一

息縣雷跡碑記

息縣市東祠有雷跡碑宋元祐所立碑也碑在祠東廡高三尺石裂而剝字剝泐不可誦大略元祐七年辛卯夏六月巨旱燒禾數百里驟得大風雨三日淮北岸舟人張

人者操舟前聞雷聲見雷焰焰從東北來出舟墜于地火
氣燿烈轉旋猶車輪久之似有物舁而去者既視其地短
草被灼如烙馬毛烙跡入泥寸圍為輪輪納八輻輻杪各
兩岐凡八而倍是日弋陽有震人則是雷之為也記者張
姓而名漫滅不知為何人且其文亦不具然而事奇矣予
游息寓祠下祠僧引予拂其石就其漶字而索其義重為
之記曰雷也者先王象之以作樂崇德者也然而亦嘗用
之以辟惡是故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萬物始動故繫

曰動萬物者莫捷于雷今天下有聞殷雷而不憬然動心者哉動則奮奮則爛然若有見故智者不見鈇鉞而得所畏焉愚者畏威而如見鈇鉞焉故夫孔子聞迅雷必變非迂也故雷奮而識崇德之象夫崇德有象雷跡是也然則雷跡之不宜泯也久矣昔者稗官家記雷車事涉乎誕罔而李肇補國史至謂雷州有雷楔每雷即得之田間佩之者用以辟惡此猶近鑿若夫元祐之為雷則似非偶然也聞之建中靖國間樹元祐奸黨碑于

宣和殿前他日者雷怒而碎其石夫以德為邪而至櫻雷怒然則雷之必欲為崇德而不為長惡固也然則元祐之早為此碑有為也然則天下之見雷跡而知感者不獨元祐矣或曰數之以八則陰所由成也雷于天地為長子故少陽而陰成焉其又岐則推之而盡也自太極岐而極之無勿岐者岐德不專故用以生物而即以殺物故曰軒轅為雷雨之神而卦以生豈無義也

重建賞枋戒定寺址碑記

自後梁開平間大興古刹修律戒而習禪定于是越州城西多戒定禪寺賞祔其一矣嘗考賞祔戒定較諸戒定為最雄而往多興廢當梁時有賞祔善士全君允忠捨宅恢寺別名從善顧戒定名猶故也允忠以象教裝金自明淨宮命道人邵良操持其中迨宋至道中而允忠之玄孫仲修出為南昌府教授與其女夫南昌府太守徐儼之子踵置寺田將以弘祖德而闡玄義遂以天聖六年重請于朝勅賜加額更號積慶命僧人趙文廣

住持之然猶且立戒定名傳至景祐則徐踵全事有稱
昊一主簿者重捨田蕩始創寺譜而昊一之孫九明為
後軍都督府都督其夫人全則理宗皇帝太后娣也夫
人親賚奏乞皇帝降勅淳祐八年皇帝親降勅為御書
而太后請加之璽標額并軸實藏諸寺而于是積慶之
名掩戒定焉迨明崇禎間城西戒定各燬于兵火其在
賞枋者址猶可考也而寺田及譜蕩不復存按元至正
時寺燬于兵有僧會椿者收御軸及譜藏之族家遂巡

至弘治仍復戒定而徐氏之後尚有棟獲原譜以歸之
寺者因有嘉靖十八年勒石之誌而惜乎其湮也釋子
元潤名海印矢志恢復植香于釋迦之前將布金故地
復梁戒定而以曩時徐與全之不能再也乃告諸全徐
之後并告善信以徒杯而募四方上下桐陵茗水間砂
積而黍畜之會苦歲自順治十二年至康熙元年募甫
合先立寺址界增寸闢尺于是攻位凡若門若坪若殿
若房共若干畝東至若西至若南至若北至若位成僧

衆將勒石而以記告之蕭山毛姓毛姓曰有是哉是由
梁而五代而宋元明以傳之于今日者也是刺史之請
後軍之復帝主后妃之勅名僧檀那之維護而興而廢
廢而復興者也是屢易其名者也夫以帝主宰官檀那
合興之于前而不能免于廢以一僧人徒募于後而即
幾于興然則何記乎亦記夫興之者之可繼而已矣衆
曰善遂臚其說以為記

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

蕭山貞節里者明旌表徐節婦所居里也里在儒學左
而北旋戶沿流居為縣西舊名西河里曩時稱甲科家
里相望節婦居其中傳節婦者曰節婦故李姓閩縣儒
學教諭徐公黼繼妻也公筮泉州晉江縣訓導故有妻
氏周死晉江弘治元年月日無考再娶泉州永寧衛李指揮
女則節婦也節婦年十八逮明年公遷閩縣教諭領符忽
遭重疾傳誌稱二年六月時距娶節婦時尚未及暮也公先有
一子係周出非節婦生者至是指其子謂節婦曰蕭山

去泉州三千里吾即不還者如是何矣節婦曰事君未及暮然事君矣其不即先君死者為三千里君與是也何不還者矣公時已疾亟乃復強起拜節婦蓐間節婦坐饗之先是節婦父母之許節婦時逆公必家閩故以許至是恐失望迨公卒節婦慮父母不聽歸也先公訃一日潛遣齋生長丁儀者告之縣封識其篋筭歸縣以鑰而後訃父母父母既偵節婦意大恨計誘之復不可奪乃置酒集宗黨給節婦別而餽諸室節婦起自絞父

母不得已始聽之乃復集宗黨姑姊妹數十人送之上
道故為放聲哭牽衣而行如是者十餘里欲動節婦節
婦稍服臆縈淚于睫不少動既而舟抵暮各泊以處節
婦乃始仰天連呼曰天乎吾豈不知父母別我悲耶獨
念悲則行阻耳且不可使他日得憶我矣于是遽犒操
舟者乘夜潛發不令送者覺遂扶二櫬攜一孤歸蕭時
兵部尚書錢塘洪君為閩布政使廉其事移檄蕭山令
恤之節婦乃營壙掩公及周葺故廬自寒食省墓外足

不躡畿木日治紡績比篝燈績罷甚始就寢覺即遽起
篝燈績如故或問之曰勞則寡所思也盛夏不單衣衣
必重衽所居置一閣比浴必攜盤內閣間登閣去其階
階兩竿級也後所撫子亡遺二孫在襁褓撫之既而孫
婦亡遺曾孫襁褓又撫之正德丙子知縣伍希周上其
事監司獎其門嘉靖庚寅郡司馬孔君攝縣事上諸臺
時節婦年六十嘉靖十年辛卯知縣張選踵前事請于
臺使者于是臺使者請于朝命下詔旌其門會張以遷

去知縣蕭敬德踵而奉行之給禮部勘合世復其家勅
縣為摩石立碑又倣魏孝烈勘合優子孫免人田四丁
後大司馬趙君故為侍御史按浙勅有司月給米冬夏
布帛各有差終身至嘉靖四十三年年八十八距公死
六十九年卒邑御史致仕翁君五倫為誌銘山陰工部
郎黃君猷古傳之自浙江通志以下至郡縣學志皆有
載至崇禎二年知縣陳振豪始名其里為貞節里豎碑
于儒學左三元樓側時節婦五世孫晉台公明徵舉于

鄉又十五年而邑人毛姓與節婦六世孫芳聲芳烈友善乃為之記毛姓曰吾見邑之游于學者衆矣讀孔氏之書修明堯湯伊呂之道教以百行而不能以一行名且夫里居者皆曩時甲科家也門閥相望致足伐施其鄉人逮死而不能稱于巷里草陳根歲為衰蕘呼其里者無變也嗟乎可以興矣或曰周書云表厥宅里旌其門而綽楔之表其宅也碑而名其鄉表里也三代後無表里例且其事亦偶不多見漢時稱鄭公鄉非典例也

然亦且私不得濫其為時慎重如此蕭山又有夏孝鄉
為晉夏孝子里居也在城南與節婦貞節里俱載志中

永興道藏櫬碑記

嘗考周官蜡氏掌除飀者遇客死道路則埋之而置榻
于其傍大書歲月且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俟
其人而漢制濶略亦復有給櫬還鄉之令自世之漸降
重生輕死于是有暴骸不藏者有徙櫬不得歸棄不及
埋捐不能恤其灾者王政之多亡亦仁情之不備也永

興道多往來暴積自望京門樓以達江許平沙斥略而
蜿蜒道左其為無主者纍纍焉嘗念此木中人亦即夫
道之駮驪車轂人也行營出戶每多疾病一旦之事而
黃口牽衣白首倚閭者仰視滄浪天未知死生乃復骨
肉墮地漸漬草木衣裳絞襪悉化為塵埃野馬其幸而
就木猶且見棄斯土寒風野火寧無怨傷夫道多疵癘
天之行也殪于其地而不使之有所歸邑大夫以下之
責也長河來孝廉義士也捐貲百金將聚諸櫝為藏俟

之計而邑侯黃公割俸成之但其事須次第舉也畫地
坦衍覆上而填下區以五楹累令辟若梁周四楹中置
榻櫬其上而鱗次之中供大士募僧者守焉大略已成
然而啟閉畜發或以時修撤且為蓋藏而油燎漆木旁
及錢鉞日遠而月長皆有費也夫邑大夫創之于始而
鄉縉紳士民各承之于後情也昔者文王作靈臺掘得
陳骨王命瘞之而六州以誦唐節度使劉昌瘞涇原將
士奏之于庭給衣賜塚夜夢將士者各謝焉邑大夫有

地之官或不應求報而報之自至人不得辭夫濟人者
得福神道也鬼則近神矣能濟鬼不更得福乎夫王政
何常予仁以全而以餘者予福報無不可也因合具二
石磨其一以俟登士民之第月與日車守之而以稍任
其諸所費者乃為頌頌曰

維永興之道有露其積藏之俟之以均載爾福

白龜圃記

中州講理學者二其在河南則為上蔡張先生先生與徵

君孫鍾元交徵君家信都而講學于故衛之凡城在河
北予往欲渡河訪之未逮也歲己酉避人之淮西會淮
西守金公者飾書幣躬除故所構天中書院張帷設燎
將卜迎先生于蔡予幸于此時當得一見所為河南張
先生者而部使按故藩廢采巡視汝南南陽間車蹄訝
導不絕于路既館所除書院去予亦適南下遂不得委
摯一見越明年復來淮則西和夏令曾令蔡適將過蔡
造先生廬予謀與偕前而夏令不能待也夏令還告曰

先生方讀易于家構圃而椽焉題曰白龜請記之吾聞
先生家著臺則包犧氏畫卦地也昔者包犧畫卦時有
縞龜曳河傍生禱著故後題其臺曰著臺而三代職方
至表其邦以為蔡先生方取義于畫而攤文于象非物
之神孰與為識故六龜之掌或雷或獵各以其方色辨
定物名而雷者白也于名為皦于方為西夫先天之西
不云坎乎文明之生兆于天一後天之西不云兌乎生
成廣大迄于少女故翁闢既備兆于白而亦迄于白蓋

華文者繼起之象也然而亦先物而去其跡故貞白之
守尊于玄也原始反終要于無終此或先生讀易之微
義矣乎孫徵君曰先生自言曰吾眼前地固見有不得
讓堯舜者然則先生之為包犧久矣予嚮以避人湖西
得三入湖西講堂以質予曩時所聞于姚江蕞山之學
今復以避人故獲為先生作圃記倘避人不已將必造
先生于圃且渡河去一質之徵君以肆求先生所為讀
易也者為辭曰

天戶之闢是名包犧察民興物神明以齋觀鳥獸文與
其地宜著苞于陸蔡浮于河越千百年神靈閱之相彼
玄文尚汨其辭誰是縞介而游之波離火為物屬復為
雷表水成澤生成之資隨時轉應童子神著惟我先生
乃生著臺嗣犧而起當逢其期編韋既續樊圃是居觀
象觀法白龜還來

重建息縣儒學大成殿碑記

禮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吾未知三代以

前其所為先師者何人也嗣此者則嗣孔子故曩時稱孔子廟庭又或爵孔子為文宣王稱文宣王廟既久而始更為大成殿為先師殿焉息之有學前此可誌者始之宋之慶厯間以是時天子方好文始從范仲淹建學議也若先師殿五間則重創自元至元二十五年而遂巡歷明三百年以迄于我

興朝開國建學之始增修者八改修者四庶幾相延補苴不致墮壞而不謂其即于圮也康熙七年夏大霽潦

橫流之不由道者夾城而奔殿頽及廡捧神藏而廬居
之構枿瓦礫散不可拾春秋興秩舍菜明禋趨蹌者負
星行事邑宰劉君丞夏君尉章君學博張君子行事之
次相顧咨嗟謀所以恢是殿者會弟子員差擇與祭有行
名者皆在列于是何子朝宗王子復旦金子嘉嗣黃
子錫珍輩起矢志休復用書量事程材慮功約費若干
金劉捐若干金為倡而丞夏君者願盡捐歷年以來所
食俸合得若干金且任為相役凡學博以及薦紳諸生

各捐費有差始康熙八年五月迄九年六月凡一年工告成自殿庭及廡及門及屏遞相標揭木巧之飾層巒浮柱瓴翔棖翬城平闔扇文埤雕牖啟庠側出戟門兩張櫺星東西增樹雙闕翼翼延揆之以日將妥神告虔駿奔其中而先為飾石用誌其初終以備載事春秋傳曰鄭人游于學而可以議執政之善否夫執政善否何與于學顧吾聞之漢文翁時私置學宮于成都市中此非遵漢令也宋胡瑗自為齋舍時亦未經行文正之

議建郡縣學而兩公倡為之而朝廷方且下其式于郡
與縣至著為令今學宮之立雖準前代終以天下初定
未遑修舉故一旦有廢博士不必白于師師氏不必以
諮于邑長邑長不必告于臺臺使者亦不必以聞之

朝廷而邑長以下乃不憚咨嗟成之上不耗國下不媮
民斯已難矣況興廢所時有也古不云乎論堂有廷接
于圃草三館之門猶之論堂曾不踰年而休復如故獨
不聞學耶進修之業勿綢而弛振起之功不殖將落嚮

之增修者則日新之資也今之創興者則震動之藉也然則優游之未可為功而風雨之反不足為厲也繼此可觀矣殿南面淮水前當南城之龍門唐列樹栢四北負湖舊有明倫堂五間尊經閣三間倉廩射圃齋房各三間敬一亭三間皆久廢未復在殿後以俟後之繼此者蕭山毛姓為文曰

繫惟三代首建學宮九房入闈逮之男邦大昕入奏先師是崇漢唐而豎惟尼山宗發蒙振習如日之曠報諸

裸璜饗之鐘鏞諸生以時習禮其中日月既積風雨攸
降震此梁木漂于湍瀧誰其興之長贊之功又誰成之
師儒以共鴻材博植以匠以工既勤拔擢乃資垣墉櫨
丹楠赤山雕木礮翠錢結牖黃金為釭堯文禹樂顏和
曾恭九筵七筵周衰有容長吏以逮東脩其躬諸生奕
奕將為蛟龍朱干可執蒼珉可攻布之後來以昭無窮
洞神宮記

會稽馮經以制舉爭雄齊郡者二十年不得志也去而

游嵩洛其同邑章貞者謫滎陽貽子書曰有仙源君來
將以洞神宮屬子為文子未審仙源君者何人也既而
知為經念經居齊郡者久嘗七登岱矣或者天孫之區
足以棲神覆其壇而官之經曰不然會稽山者東南之
福地也昔者大禹藏會計之圖謂之苗龍而周職方氏
以揚州之鎮封于其山此其山有神山之前曰壚峰其
傍曰陽明洞折而宛衍有泉潏然洞神之所基也余怪
經以制舉爭雄將出其文章以馳騁天下而忽為是蹈

虛蹠遠之舉是必有說而經曰吾嘗觀趺突泉矣趺突泉者齊郡七十二泉之一泉也其上祠呂仙呂仙者純陽也世恒禱而夢卜焉予方潔躬告于掌夢當是時將欲急見其文于當世而以不即見決所趣也有物挾而奔掠之濶汗四顧澹澹然若芻芻而鼓作焉者其勢瀾洑聞如驚雷驟見神人于連延之坪而舍之語之新訣命棄其故于是急變其名字而許以身從今所稱仙源是也夫游物外者輕去其鄉仙源以出應制科遨遊青

齊者二十年一旦以失志之故游心翫舉乃反趣還之
故山之麓而重與之謀息陰撰辰之所倘所稱歸來何
期與物終始非耶然則予之好遠遊而誦涉江聞仙源
之言而後感可知也宮在鎮宮左禹井之陰祕殿橫崖
凌臺而張粉栱奕奕鏤其英而追其華瑤壇墳然樹以
芳草旁有丹竈將俟燔鍊貌仙于其中以報其所夢題
之曰洞神仙源君從之然予聞仙源又言嘗從少室還
遇苾芻于道授之丹經私臆苾芻者仙所幻也則似仙

亦所在有之無定所若月日

山陰上方山長生庵碑記

長生庵者在山陰上方山之麓比丘尼慈修之所創也
尼故名家子年十八而亡其雄又無嗣也家以其無嗣
謀奪之不可鍵室辟纊者凡八年一日忽哭辭其粟自
翦首髮偏體弛足而矢為尼或問之曰吾痛我生也然
義無入他阿監理又其勢不得復家處因出所辟纊羸
錢構一椽居當是時其家之欲奪其志者則稍息焉又

十年尼乃言曰吾生十七年事人一年辟纁者八年尼十年合三十六年吾生亦長矣乃就所構居廓而大之墜壁塗祀稍稍翦闢養佛母其中傍築一楹棲其身前後廚房園舍圃場林麓各有差名長生庵乃遣女奴越百里介其所戚踵西河之門而請為記且曰凡所為記將以瑾夫人之欲虐之而奪之者也吾聞尼故名家子也所歸又名族夫以名家之子歸名族為婦宜無所樂乎為尼然且為尼無厭心是豈花氏之城果可悟道空

明在前則女身得度乎良以禪定而心一則心不奪尼定而志一則志不奪然則尼惟無所奪以有此生也且尼所生亦幸耳以十八年未死之娶又十八年而不意其尚未死也則自今以後亦嘗如此十八年中已耳彼釋氏之教必極無生而後乃至于生生尼非其人乎且夫生之為言姓也為所生者即為之姓尼且無姓矣阿舍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入釋乃無姓氏夫以尼故名家子又名家婦而至所至以尼名歷三十六年

所生之火而終不得以存其姓氏則是尼之必無限於所生也夫既無限于所生而凡有姓者又安得挾所生而非干之矣乃為記曰

翳碧麓開金田有遺娶為女禪飯黃蘗栖紅蓮憑未亡留餘年以短景當長生生如何惟永貞

讀畫樓藏畫記

好文必好畫畫猶文也司馬子長稱寫生家而長卿子虛直欲以何有之人摹意為賦此非畫乎顧好畫不甚

耳今之好畫之甚者曰周先生先生積心好畫者凡若干年持購走四方具有善畫者招來之海內無遺畫者汗牛而充車歲得若干箱箱得若干捆易歲則損其與心迤者若干乃為之甲乙或降若干乙升若干甲于是裝潢成帙凡若干帙其未成帙者若干紙若干絹其善畫有名自隆萬以後到今若干年合得若干人或其無畫名而能文為薦紳大夫為隱君子願為先生偶然畫入妙者若干所畫山川雲物人馬花樹竹石鳥禽蟲魚

以逮吹噓榮落久春淒皎之若有若無者若干境其為
倣古為摹舊為唐為宋元為倪黃為荆關董巨為范寬
李成夏珪馬遠為文待詔為董宗伯為法若干為規模
若干而凡題之者或楷或行或鉅若指或細若毫毛或
填上下方或書左右或詩歌記序或藻品又凡若干則
則若干字合并而藏之一樓名讀畫樓畫猶文也先生
曰吾以文為畫而讀名焉戊申秋予從江上謁先生先
生出畫冊命讀予讀之惘然若游板桐焉翼翼然若翺

翔于寥天而徘徊于九環與十洲焉予避人出走所至
名山水間覽登之然處壁中時多也嚮使趙岐在壁中
十年得是畫讀之其所著書當不僅釋孟子七篇而予
也栖栖廡下早得藏讀書樓讀先生畫冊必不至胸胃
結轡髮焦項槁車曳其踵而豚圈其衣若今日者也然
則讀書之感心益如是其不可已也或曰先生當蒙難
時出陳待詔畫凡若干幀貽之友人乃為兩題于其側
睠戀悲愴如判所私者如刻其肝腎析其指爪顧望痼

痛而不能忍者夫先生之蒙難亦甚矣虎眈于前狼噬于後舉赤肉而投之獲湯之中在疆無畏者亦且瞻首顧末傍徨躑躅之不暇而先生獨沾沾焉留心于翰皴渲染丹堊續駢之瑣屑而不之置然則先生之為文何如也先生號櫟園名亮工大梁人當世能文家之所推為櫟下先生者也所畫人冗冗不詳其名字先生曰記之毛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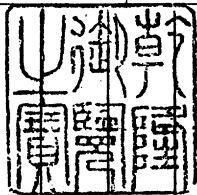
息縣丞廳壁勒石記

予游息聞息丞名懷刺入縣門求所謂丞廳事者無有也市之東僦居喧卑門僅容馬馬首接于庭不能旋撤所憑按下饌饗賓既而娛之以搏摘投擲之具園方雜還即又撤所下饌去他日又過之則不然或移饌置榻前揖讓飲食他日又過之則又不然或拉登馬遍飲諸名士往來家日一易其處如是者累月而罷先是丞本有廳事在縣堂東歲久就圯丞具狀願復向所謂廳事者郡已下其狀顧視諸帑藏無贏官錢賦民錢又不可

遂寢其狀會廷議析海澄軍由七閩以還屯之汝南
陽間任地墾草官給房與居乃樹垣椽杙陶土范井丞
請為監工思欲以此時錄其餘材庶幾復廳事于舊址
中卒不可得庚戌秋予再游汝南息名士曹子鑄王子
復旦各遺書來請為丞作廳事記予喜曰丞已得復有
廳事乎是何月日何藉而得有此在何所則索其所復
狀越五日復遺書曰噫乎是即向所謂撤按下饌者也
即所謂恒徙食者也今夫有道之長出而休于樹此偶

然耳人之謂斯樹也者一若為之終居之曰此公舍也
且夫人登山四顧悄然傷于心初非有擇乎其地而後
之望其山者仰淚雨面以為此公之所游之山況處其
中有年乎丞愛民也切與民日嬉游于庭慕士也篤與
士日吟諷于房好賓客也摯與賓客日飲饌于其中而
不可忘丞之德在心丞之風流在此堂也丞雖去猶或將
祠丞于此而謂非丞之廳事不可也且丞亦何事之有
向之丞無所不承今之丞承糧而已向之丞承糧而

親糧今之丞承糧而不親糧然則丞至今日雖有廳亦無聽事者則即無廳事而或謂之有廳事寧或過乎且將以此風乎後之有廳事者也予曰然請記之石嵌于壁君夏姓名聲字廣秦浙之東嘉人也由司理左補為令官性好飲工詩所著有前後蓮渚詩集曾攝令上蔡上蔡人德之為勒石



西河集卷六十二